



成 都

任乃强

我国地名，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一次变更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成都。成都之所以独得具此特点，自必有它独特的原因。这里不暇分析它的原因，只说它命为成都两个字的原由。

成都名称，是从蜀王开国奠都开始的。蜀王这个王族，原是太古时代陇西羌族的一个支派，由草原游牧兼狩猎生活，转进至岷江河谷温暖地带居住，号“蜀山氏”，^①是我国发明养蚕缫丝的民族部落。蜀这个字，在中华文字的原始含义为野蚕，本是桑林自生，食叶结茧、可以抽丝的虫类。这个民族部落最先住入这段长有野蚕桑林的河谷山地，故号蜀山氏。其最早创造成功把野蚕饲养为家蚕的人，为“蚕丛。”其子孙别称为蚕丛氏。现在茂汶县北界的叠溪湖，在汉代为蚕陵县，可能就是蚕丛王的故居。^②蚕丛氏部落，从茂汶县东的土门这个山口，进入四川盆地，初时只在荃华九顶山脉东侧的斜坡地带过狩猎兼耕牧的生活，并在今彭县关口以北海窝子小盆地建成了都邑，称之为“瞿”。时间大约与商王朝相当。那时，山下的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森林和沼泽，没有人住。蜀族也还只能住居在山坡上。但是，他们必然是向往平原的，终归于进入平原来了。

成都平原，原是侏罗纪内海的一部，进入第三纪第四纪仍然是小内海。这时海虽已乾涸成平原了，却还潮湿得很，沼泽沮洳，不能入居。蜀族初进入时营邑于“郫”。其地在今彭县西部“九陇”的黄土丘陵间。秦为郫县。汉代把郫县治迁过沱江以南后，其故治仍属郫县，蜀人称为“小郫”。唐以后才划归彭县的。“九陇”是九条黄土岡的统称。其土属第四纪冰积黄土，分布较冲积平原高出，蜀族下山来，只能居住于此。

蜀族住居到九陇的郫邑后，出了一个名王叫“鱼凫”^③。他向平原的河流与沼泽发展渔业。同时也在九陇黄土岡陵间开始耕种粮食。并且很自然的把耕地向平原冲积土扩展。

鱼凫之后又曾出过一个名王叫作“杜宇”，他是耕种能手，也善于教人耕种。蜀国农业由他大兴，从而富强起来了，于是建成了国家，蜀人把他称为“杜主”。^④杜主的子孙，以杜宇为氏。传了若干世才到望帝杜宇，政权为开明氏所夺^⑤。

在杜主到望帝的若干世中，经过三次迁徙都邑，皆筑有土城，而称曰都，即新都、广都、成都。

“新都”，是从郫邑迁出的第一座都城。大约是因为九陇地面不够耕种，蜀族又未

能渡过沱江（郫河）时，向东缘山脚地带发展耕地，发见平原东部广阔的黄土丘陵时营建的。原址不是今时的新都城而是在弥牟镇附近那个黄土包上。俗传弥牟镇的“八阵图”，乃是蜀王族群葬的墓地。^⑥

成都平原东部有大面积的第四纪黄土铺盖的浅圆阡陌，从新都越过沱江，缘近龙泉山脉向东南延展到牧马山。当蜀族畏避卑湿平原，喜在黄土阡陌间发展耕种时，居处新都既久，自然能突过沱江，缘龙泉山下黄土带向牧马山区发展。由于隔于沱江，管理不便，故又在沱水以南创立一城称为“广都”。等于一个陪都。广，是推展扩拓的含义。都，是筑在土城的国邑之义。其故址，当在今沙河堡大观堰附近。大观堰，古名“千秋池”，就是为筑广都城取土而挖成的鱼池。^⑦但秦汉的广都县治，已经不在沙河堡，而是循着府河向牧马山方向屡次移徙。隋代以来又已徙至今天的双流县界了。^⑧

成都城，则是蜀人已经向平原冲积土发展耕地时候（广都城已经向牧马山方向移进之后）才营造的。大概在蜀望帝杜宇任用鳖灵治水的时候。所谓鳖灵治水，不过把成都平原的沼泽积水排除，造成沟洫，使平原农田逐步增加起来。并不如昔人传说他凿开了那匹山把水放走。^⑨蜀民得到平原农田的生产丰收，大大富足起来，所以人人爱戴鳖灵，望帝也把政权交付与他，自己逃避到西山老林去死了。蜀民虽爱戴开明氏鳖灵，也仍不忘历世杜宇发展农业的功劳，怜念这位亡国之君，把催耕的布谷鸟称为杜宇，说他是蜀王杜宇的魂。

望帝杜宇新营造这座都城，所以取名“成都”，是取成功、成就、完成的意义。当时他是满意于得到鳖灵为相，把屡世希望垦闾这个冲积洫湿平原成为农田的愿望实现了。他选择成都城的地点，位于黄土阡陌与冲积大平原之间，既便于管理旧的农田，也便于开发新的农田，既不受潮湿水灾之害，又能收交通便利之效；他已踌躇满志，认为建国功成，可垂久远，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，所以命名为成都。这与舜的“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”的成都含义是有所不同的。

成都这个地名虽古今没有更变，它的城址却有多次迁移。蜀王杜宇的成都旧址在今昭觉寺北将军碑附近的一块黄土浅丘上，不过一方公里的地面。^⑩到了开明九世时，冲积土覆盖的平原全都开辟出来，蜀国更富庶、更强大了。这位开明王把都邑向南移进了十多里，约当今天的驷马桥附近。^⑪秦灭蜀后，置县，张仪更筑新城，比开明城扩大。世称“张仪城”，又叫“龟城”。其城，南北各只一门，东西各二门，楠长似龟，故曰龟城。城高七丈，周回十二里。六门皆巨石装砌，上建楼观。北曰咸阳门。南曰江桥门。西二门北曰宣明门，南曰朝阳门。（东二门失名）。全形似龟，故曰“龟城”。^⑫城内建蜀郡太守府，蜀藩官府^⑬、兵营、仓库、祠庙、及其他官吏人员住宅。商贾指定朝阳门外营居，禁入龟城。成都县尹则居杜宇旧城。

张仪返国后，蜀郡太守张若，因商肆繁荣，户口增盛，又于宣明、朝阳二门外增筑小城三面，徙成都县治于此，护理市肆。称杜宇旧城为“赤里街”，以黄土色赤褐，故称赤里也。于是人称张仪城为“大城”。张若城为“少城”，亦曰“子城”。少城面积，相当于大城之半。故曰“小城”，高厚皆同，东以宣明、朝阳二门与大城相通。其北门曰“朔门”南门曰“市门”。市门内外繁荣益盛。乃使其佐李冰，开渠引郫邑之沱

江^④流绕少城西南两面，以护少城外商肆，是为“郫江”。张若死，李冰继为蜀守，更作都江堰，分内江（旧沱江）水贯穿大平原中心至成都城东南郊合江亭与郫江合流，过广都县境夺黄龙溪^⑤，至武阳与外江会。合江亭下水可行舟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言蜀守冰“穿二江成都，”谓郫江、捡江也。

李冰因于大、少二城南门外作桥跨江是为江桥与市桥。江桥外跨捡江作万里桥。市桥外跨捡江作夷里桥。又于少城西郫江上作冲里、长升、永平三桥。七桥分布形势，似北斗七星，故合称为七星桥，省云星桥^⑥。

汉武帝元鼎二年（公元前117年）扩修成都城北、西、东三面，各里馀。大城、少城各有九门，门皆有郭（门外护城，俗称甕城。）是为二城十八郭。于是官寺、祠庙、商店、居民皆在城中。更于市桥外开辟商肆，以便四夷市易，称为“州市”。至元帝时城内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，仅次于长安，为全国四大都市之一。

大城少城合并既久，张仪城旧墙浸没平为民居。仅馀宣明门石基与楼观，为士民观赏、官绅燕集之所。^⑦其后楼观亦灭，仅馀石筍旧名。^⑧

汉景帝时庐江文翁为蜀郡太守，于市桥外近捡江处立州学（学堂），培育郡县文学子弟。当州市南，今石室中学即其故址。又有锦官、车官二城，皆在其附近，统于“工官”。施工与教学，皆以远于市肆为便，故三者皆设于远郊，近捡江处。织锦业为汉代此区最大工业，丝锦漂濯水须清洁，故锦官城远筑于捡江近岸。并改称其水为“锦江”

隋煬帝封宠子秀为蜀王，州郡为之营庭苑官室于宣明门故址，称“宣华院”。秀未赴国。唐代因以旧官室为节度官邸，以苑居官妓。杜甫诗云“锦城丝管日纷纷”，谓此处也。

自秦汉以来，城皆土筑，随时皆崩圯。唐代更筑新城，稍移向南，跨过郫江，抵于锦江，城基皆砌砖石。今东城区之天涯石，即唐城东门遗址。郫江一段既包入城内，久而淤塞，逐渐填为民居。分段留为池沼。今王家塘、洗马池，与其间方正街一带，地面特低，往时水道未修，暴雨后水溢浸街尺馀，民户须乘木排出入，缘是古郫江故道，填土松塌故也。

唐末叶，南诏内犯，至城郊，大掠财物，掳工匠。内中乏水，摩河池污水皆尽。高骈为节度使，筑罗城，周二十五里括锦江一段于内。今武侯祠西有地名“五块石”，重叠如幢，即罗城西门旧址。罗城附唐大城西南，（南诏入寇恒自西南雅、邛、嘉、眉方来。”只东西二门，瓮有砖壁。诱寇入城，即封扼其门而歼灭之，如张罗捕禽故曰罗城。锦官原在南郊，故以此城护之。

唐代织锦工艺极盛。南郊户口日多，水渐污浊，更移锦官至锦江上游十里，称浣花溪。^⑨历届节度使多建别墅于其旁。节度使崔宁妾冀国夫人微时居此，既贵后，仍常居此别墅，故得免于杨子琳之难，并自此纠合官民击走叛军。今草堂寺冀国夫人祠（浣花祠）其故址也。杜甫入蜀亦居此区。留诗甚多。今为草堂寺。

前蜀王衍时，天下方乱，蜀独富盛，衍因宣华苑，筑官城于成都中。绕官城为御河，会于摩河池，通于锦江，皆可行舟。衍与其母徐妃姊妹，常维舟以锦障泛游至浣花溪。其母子与妃嫔所作宫祠近百首，以咏颂此乐游者为多。

后蜀孟昶时，蜀仍富盛，锦城名满天下。时罗城因无人居，为樵牧所坏，昶修复其

一部分为马牧，称养马城。后世讹为“羊马城。”^②昶又在大城上及城濠间遍植芙蓉，秋日繁艳如锦。故世人又称锦城为“蓉城”。

宋初平蜀，废唐节度制，置成都府，统故西川节度所辖州县，仍以成都县为首县。都市富盛积久，农村人口繁重，产业凋敝，人民不堪豪户剥削，激成王小波、李顺起义，占有成都，与宋军战斗屡年。李顺败灭，全蜀亦为之残敝不堪。成都市亦随之衰落。（织锦工业同时衰败）。蒙古军人蜀，成都陷落尤早。终元之世四川首府转向重庆，成都无可见称。^③

明初平蜀，复建成都为四川省会。重作砖城，与唐城旧址无大出入。明太祖封子椿为蜀王，因五代宫城遗址，筑宫，蜀人称为“皇城”。明末张献忠因此建国。献忠败走，全城焚毁，复为旷土。其时惟保宁、嘉定与重庆人口较多。残明军与清军分据一隅作战，弃成都平原视同沙漠。至康熙五十七年全蜀安定，乃再筑成都城。由全川各府、州、县分段包修砖城，砖样、土质、制式皆有严格规定。其城周环二十二里有多，穿城九里三分。只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门。金河穿城，亦只留出入水窦，封以铁栅。城上宽丈馀至二丈，铺砖，可并行十余人。四门皆突出，更筑甕城外护，（只一偏门）其内皆可列肆，雉堞楼观并宏伟益固。城内有三十六大街，七十二小巷，四大较场。各级衙署、兵营、各省填川人士自建会馆及制定神祠与民间淫祀合占地面十分之八，居民与菜圃只占十分之二^④，其时全川户口犹稀，省会工商业未盛，唯旅舍业与茶馆较旺而已。

乾隆以后，逐步兴盛，至清末，有外国教士推测市人口已近百万。^⑤历经军阀盘据混战四十年，已经繁荣之市场又复虚竭。解放时人口尚有六十万，今又已增至二百余万。

清代于各省会分驻满族戍军，设将军领之。自为市区，划筑军城于西南隅，用秦“少城”故名，实非古少城故地。军阀混战时代，先拆满城为大街（东城根街）。各段大城亦次第拆毁。解放后改修街道，并折皇城。现已不复留故城砖土，但其遗址可考而已^⑥。

注：

①蜀山氏与中华黄帝通婚姻，最早于《世本》。为《大戴礼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帝王世纪》等书言，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的史文所据。

②叠溪管曾出土汉碑有“蚕陵”字。参看拙著《蚕丛考》

③蚕丛、鱼凫，都是后人加于死去部族首领的称号，以纪念他们发明、创造的功勋。他们的子孙，也使用这些称号为民族的标识。中华的伏羲、神农、轩辕等氏族称号亦是如此。

④杜，古与土同音。今人称作“土主”，又或称为“穀神”。四川往时各城邑皆有土主庙。

⑤常璩《华阳国志》（以下省称常志）说：“七国称王，杜宇称帝，号曰望帝，更名蒲卑。……会有水灾，其相开明，决玉垒以除水害，帝遂委以政事。法尧舜禅让之义，遂禅位于开明，帝升西山隐焉。”他是根据杨雄、谯周等人的《蜀本纪》写的。杨雄，又是据民间传说写的。后世引用《蜀本纪》的人，又多有体会不同，随意加工，常璩亦所不免。他最初把“教民务农的杜宇（杜主）与禅位于开明的杜宇（望帝）混为一人去掉了。我考这两个人，都不是“七国称王”时候的人。七国称王时，已是开明氏第十二代的蜀王了。上距开明夺国篡权，至少有三百年，已是春秋之世。至于杜主，更应在西周年代或且在殷末年代。关于蜀国古史，另有《华阳国志校注》考辨。

⑥蜀国葬制，例于墓上立大石作标志。《常志》说：“蜀有五丁力士，能移山，举万钧。每王薨，辄立大石长三丈，重千钧为墓志。今石尹是也。”又说：“其亲理作冢者，皆立方石以志其墓”。弥牟的墓群，被人妄指为孔明练兵的八阵图了。

⑦《常志》说：“仪与若城成都……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，因以养鱼。今万岁池是也”。万岁池，今云白莲池，在公墓狮子山下，原是赤里街旧城取土之处。张仪筑城可能取土于此。沙河堡还有

个“大观堰”，旧名“千秋池”面积与万岁池相当。那不能也是张仪张若取土之处。纵然他二人在此取土，亦当因从前筑城土于此发见土好，才会远逾十里来此取土。故知千秋池是筑广都城挖开的。他与万岁池，都不是天然自生的。

⑧广都县治，屡次迁徙。汉武帝时已在牧马山东麓，北距成都三十里。有望穿原。详《常志》（校注本）。晋世，又徙至牧马山西侧，置益蜀郡，隋改曰双流县。唐代又分双流南境置广都县。元代与双流同省。明清复置双流县，广都遂省。

⑨《常志》云凿玉垒。他书引《蜀本纪》或作玉山，或作巫山，全是不足信的话，那时人类尚无凿山通水的条件。正与说“禹凿龙门”一样荒唐。

⑩即《常志》所云“赤里街”。今已化为农田。

⑪汉城北门外有升仙观，原是迎送官吏之所。俗称“升迁观”。后世嫌其不雅改作升仙。去观不远为驷马桥，本名升仙桥。相传即司马相如题桥柱处，故改称驷马桥。

⑫《元和志》，“张仪筑城时，屡颓不立。忽有大龟周行旋走。巫言依龟行处筑之。城得坚立。”宋明清代地理书，递传此说，更多加工，皆缘不考秦城規制，望文生意，胡说八道，不值评辨。

⑬按《常志》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，以陈壮为相。置巴郡。以张若为蜀国守。……六年陈壮反，杀蜀侯通国。秦遣庶长甘茂、张仪、司马错复伐蜀，诛陈壮。七年，封子恽为蜀侯。”其后恽中谗夫妇自杀。“蜀人葬恽郭外。十五年，王封其子馆为蜀侯。”馆“迎丧入葬郭内，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”。云云，蒙文通教授认为守相同城，写有论著。旧“昭化县志”载蜀侯恽墓在昭化北山，则守相非同城也。我考张仪筑成都城，原有国相、郡守二署。但蜀侯通国贪近咸阳，实居葭萌（昭化），不至成都。国相亦当同住葭萌。第二次伐蜀诛陈壮，兵力亦只到葭萌。蜀侯恽亦仍是住葭萌。葭萌居所领蜀、巴、汉中三郡之间馆榭三郡交通，故建藩于此为更适。常氏言“蜀人葬恽国外”者谓葬葭萌郭外（北山），非谓成都郭外。常云“闻恽无罪冤死，使使迎丧入葬郭内”者，谓馆居成都，自葭萌迎丧来葬于成都郭内。因车所陷，遂葬于今羊子山处。羊子山战国墓，已经冯汉骥先生发掘证实为蜀王墓。若谓恽先所葬是成都郭外，则羊子山已是秦城北郭外，更何劳“遣使”迎丧乎？然蜀侯馆实居成都，故知张仪初计，巴营蜀侯、蜀相与蜀守府署。

⑭《禹贡》“岷山导江，东别为沱”。所指为会绵、雒二水：穿金堂峡至泸州合江之沱江。《尔雅》“水自江出为沱”。《说文》“水别流也。出岷山”，皆符此义。但《汉书地理志》以威州枝江为沱。湖北枝江亦为沱。故魏晋人但呼成都之沱江为内水，或潏水，或绵水、雒水。（后三者皆缘所纳支流为称。）实当正名为沱江。

⑮这是自龙泉山区流入外江的一条小河，《常志》称为“赤水”。因刘备时出现黄龙，故又叫“黄龙溪”。李冰合二江泄入此溪，遂成大河，通舟楫。实当称为武水。武阳因在此水北岸故名。秦灭蜀追擒蜀王于此，军事结束，取“止戈为武”之义，故曰武水。

⑯蜀自李冰始建木桥，以前但有津渡。

⑰王羲之致周益州帖，曾询及此楼。后世地理书道及此遗址者甚多。《四川通志》详具。

⑱今西城石笋街民相传有石笋埋于地下（陈世松同志说）。常璩《蜀志》所言石笋甚多。大都为蜀王族志墓之石。今文化公园“支机石”即其一也。（原在毗桥，后人移置城西北隅之武担山上。民国初年又在少城支机石街公园内。解放后移置文化公园。）

⑲《蜀榭机》记前后蜀事甚详。亦载薛涛与浣花夫人事。多采民间传说，有所误会。谓夫人微时为僧浣秽污衣，濯沫尽成莲花浮去。此妄说也。唐时蜀锦皆著花卉图案，濯锦如浣花，故称锦江为浣花溪，非由异国夫人得名也。

⑳《一统志》与《四川通志》皆作“羊马城”。

㉑蒙古骑军所向无敌。宋人惟凭山险制之。故成都平原陷落最早。余玠守蜀时，成都州县皆聚于金堂之云顶山。宋末三十余年中，成都平原无居民。称“成都”者皆指云顶山城。

㉒齐鲁大学迁成都时，向某牧庄家购得乾隆时高手所绘巨幅“成都城立体地图”。与我在上海所见某公司巨幅壁画“上海市立体地图”绘法相同。用投影法自东南侧鸟瞰全市，楼阁掩映，层次朗然，如照相摄法，着色，街道纵横远近，可辨。寺宇建筑标有名字。法极精巧。我于闻在宥先生处见之。部位于实测街道图全合。此云“占十分之几”者，即据此图为言。

㉓1917年美国出版有纪念巴拿马运河通航的《世界地图集》附有都市人口表，谓成都人口为一百万。所据系传教士的估计，未必精确。

㉔关于成都城的发展历史，此仅凭记忆所及考订一些有关地名的取义，供修史者参考。未暇翻检书史，详作考证。愿得抛砖引玉，征求不同意见，更作分别讨论，期于折衷允当。非敢自限于此也。